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

## 第三回 胡黠兒村裏鬧貞娘 趙大郎林中尋狐跡

橫生變化亦多途，妖幻從來莫過狐。假佛裝神人不識，何疑今日聖姑姑。

話說諸蟲百獸，多有變幻之事，如黑魚漢子、白螺美人、虎為僧為嫗、牛稱王、豹稱將軍、犬為主人、鹿為道士、狼為小兒，見於小說他書，不可勝數。就中惟猿猴二種，最有靈性。算來總不如狐成妖作怪，事跡多端。這狐生得口銳鼻尖、頭小尾大，毛作黃色，其有玄狐白狐，則壽多而色變也。按玄中記雲：「狐五十歲能變化為人；百歲能知千里外事；千歲與天相通；人不能制，名曰天狐。性善蠱惑，變幻萬端。」所以從古至今，多有將狐比人的。如說人容貌妖嬈，謂之狐媚；心神不定，謂之狐疑；將偽作真，謂之狐假；三朋四友，謂之狐群。

看官，且聽我解說狐媚二字：大凡牝狐要哄誘男子，便變做個美貌婦人。牡狐要哄誘婦人，便變做個美貌男子。都是採他的陰精陽血，助成修鍊之事。你道什麼法兒變化，他天生有這個道數，假如牝狐要變婦人，便用著死婦人的觸體頂蓋；牡狐要變男子，也用著死男子的觸體頂蓋，取來戴在自家頭上，對月而拜。若是不該變化的時候，這片頂蓋骨碌碌滾下來了，若還牢牢的在頭上，拜足了七七四十九拜，立地變作男女之形。扯些樹葉花片遮掩身體，便成五色時新衣服。人有見他美貌華裝，又自能言美笑，不親自近，無不顛之倒之，除卻義夫烈婦，其他十個人倒有九個半著了他的圈套，所以叫做狐媚。不止如此，他又逢僧作佛，遇道稱仙，哄人禮拜供養，所以唐朝有狐神之說，家家祭祀，不敢怠慢。當時有諺曰：「無狐不成村。」此雖五代時消息，然其種至今未嘗絕也。詩曰：

世間事事皆成假，那得妖狐獨認真。  
若使人情無假偽。妖狐應自得天嗔。

話說大宋咸平改元，真宗皇帝登極。那時民安國泰，自不必說。卻說四川安德州有個梓潼村，村中住個獵戶，姓趙名壹，原是敗落大戶人家，為他行一，人都稱他趙大郎。那趙壹有個妻子，姓錢，是府中錢員外女兒，年方二十二歲，頗有顏色。趙壹靠打獵為生，那錢氏只在草堂中，做些針指，幫家過活。稟性貞潔，人人敬重。一日出門汲水，誰知被一個妖狐窺見，那畜生動了邪心，要去引誘他，變做個俏秀才模樣，穿一身齊整的衣服，每日只等他丈夫出門，便去到他門首，或立或坐，或時假裝飢渴，討漿討水，引得婦人開口，他又故意掙幾句風話，那婦人心堅如石，全然不動，因此魅他不得。趙壹一連兩日，在自己門首撞見了那秀才，見他蹤跡有些奇怪，問他姓名，秀才答應：「在下姓胡名黠，在前村看書，閒步至此。」趙壹有心到前村訪問，並無此人，愈加疑惑。忽一日，錢氏早起梳粧，不見了一隻定髻的銀簪，衫兒、袖兒、籠兒、箱兒、減粧兒、被窩兒各處都翻遍了，只牆腳下有個老鼠穴，也點著燈照過幾遍，那有些影像。到午上煮飯熟了，揭開鍋蓋，這枝簪不歪不斜，插在飯鍋中心，拔起看時，卻又作怪，這滾熱的飯鍋裏面，簪兒還是冷的。錢氏恐丈夫不信，瞞過不題。又一日早起下床，正要穿繡鞋，卻不見了一隻。趙壹道：「想是貓兒啣去了，另換一雙穿罷。」那日趙壹出不多時便回，袖裏摸出一隻繡鞋兒與妻子看道：「可是你的？」錢氏道：「正是，那裏拾來？」趙壹道：「三里之外，一枝石榴樹上掛著，却不是怪事！」錢氏方才敢把銀簪之事，對那丈夫說起。趙壹道：「此必山魃野魅所為，常言道：見怪不怪，其怪自壞。莫睬便了。」自是趙家怪異不絕，亦無傷損。夫妻兩個無可奈何，只不理他，後來慣了，越不在意。

其時重陽節近，風高草枯，正是射獵的時候。趙壹和幾個一般的獵戶，駕著鷹犬，掛了弓箭，各執使慣的器械，出了梓潼村，到山中打獵。但見：

人人逞勇，個個誇強。逞勇的道，一箭可貫雙鷗。誇強的道，一人能斃二虎。嗥的嗥，叫的叫，聲音悽慘，驚駭的無非是野獸飛禽。死的死，活的活，血肉淋漓，束縛的總只是披毛帶角。鷹犬媚人偏作勢，刀槍遇物本無情。只圖多獲作生涯，一任旁人呼鳥賊。

趙壹和眾獵戶打圍，將晚，得了些獐、&~KNHl;巴、鹿、兔之類，眾人均分了。卻欲轉身，忽然山土■凹裏，趕出一群獾來，眾獵戶道：「我們各逞本事，趕取那獾，先得者，眾人出來相賀。」趙壹道：「說得是。」叫幾個沒本事的莊戶守著鷹犬。趙壹提著一柄鋼叉，又同五六個好漢各執些槍棍的飛奔上去。那一群獾被人趕急，四散走了，眾人便分頭追趕。趙壹覷定一個絕大的豬獾，盡力趕去，約莫二三里路，那獾已不見了。趙壹心中不捨，跑上高處望時，只見那獾還在前山坡下亂草中，東跳西鑽，要尋個孔洞躲藏，趙壹盡力又趕，轉過了幾個山坡，那獾走得沒了，只見一頭大角鹿，在坡下吃草，那鹿見有人來便跑。趙壹道：「雖趕獾不著，若得此鹿，也好遮羞。」慌忙脫下布衫，拴在腰裏，奔上坡趕了好一程，那鹿又不見了。只聽得泉聲亂響，趙壹跑得口渴，正要尋口水吃，看看幾處澗水，都是小小去處，不甚潔淨，依著流泉來路，捱尋上去，又行了一程，直到那山土■凹之中，一股清泉，如珠簾噴薄下來，一面一個水潭，潭內都是石子，其清澈底。趙壹放下鋼叉，將手掬起，呷了幾口，道：「噀了。」眼見天色已晚，提了鋼叉回身便走，卻不知已來了二十多里之地，此是九月初八日，日光才退，早現出半輪明月。乘興而來，敗興而去，一步有一步，約莫行不上一二里，月光之下，遠遠望見前面樹林中，有些行動之影。趙壹站住腳頭，定睛看時，卻原來是一個野狐，頭上頂了一片死人的天靈蓋，對著明月不住的磕頭。趙壹道：「奇怪！常聞人說，狐能變化，莫非這孽畜弄這道兒，我且悄悄看他怎地。」只見那狐拜了多時，趙壹望去，看看像個美男子，與先時所見胡黠秀才無異，趙壹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不覺心中大怒，輕輕的放下鋼叉，解下弓來，搭上箭，弓開的滿，箭去的疾，看正狐身颯的射去，叫聲：「著！」正是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，正中了狐的左腿。那狐大叫一聲，把個天靈蓋抓將下來，復了原形，帶箭而逃。趙壹一來天晚，二來心中也不免有些害怕，打個寒噤，不敢追趕，掛了弓，把布衫展開，披在身上，倒提鋼叉，飛奔舊路而回。

卻說眾獵戶回村中，沾了些濁酒，煮熟了野味，在山下涼棚內圍坐吃著，等那趙壹的消息。一人說：「大郎來得遲，一定被他得手了。」一人說：「兩隻腳趕著四隻腳。也把穩不得。」一人說：「趙大手段原來了得。」又有一人說：「此時不見回，莫非趕不著獾，反被獾趕去！」眾人都談笑，內一個眼快的指道：「這不是他來了？」眾人都走出涼棚迎著，只見趙壹空手而回。眾人道：「我等已趕得兩個豬獾烹煮在此，大郎何故許久方回，眼見得出彩有分了。」趙壹道：「我雖趕不著這獾兒，卻也撞著一件異事，釋了一段大大的疑惑。」就把狐精弄月被射之事，說了一遍。眾人道：「虧得老兄除了地方一害，似此說，我等反來相賀。」中間多有不信的，道：「趙大郎趕不著獾，卻裝這篇鬼話來哄我，我如何肯信，除是我親眼看見方准。」又有個年長的道：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」一面扯著趙壹進涼棚內坐著，把大碗斟酒送他，一面又引著幾個狐狸精故事，與眾人閒說。眾人到底疑信參半。趙壹道：「我一箭射中彼腿膀，大叫而去，想必地下血點尚存可驗，我等明日同去，就依著血跡尋取狐穴，料不止一個兩個，盡數拿來，剝他皮做件襖子過冬，卻不好麼。」眾人道：「如此再沒話說，若果有些證見，我等出來相請。沒有時，便是說謊，少不得擾你大大一個東道。」趙壹應允，當晚吃了一回，大家拿些野味回家去。趙壹到家中，把前項事說與渾家，渾家口雖答應，心中也不十分決然。趙壹一夜無眠，巴得天明，便跳起身來，只聽門前樹葉亂響。趙壹道：「今日是初九重陽，信到風起了。」推窗看時，只見絞得水出的一天烏雲。趙壹性急道：「天變了，趁這未下雨時我且扯眾人同走一遭，回來早飯未遲。」忙忙的梳洗完了，穿上布衫，走到東鄰西捨去敲門時，一個個都還在床上翻身，叫得他起身，東家又等洗臉水，西家又等吃點心。把趙壹等得不耐煩。看看等下一天大雨，趙壹起初還指望雨止，一口說：「不妨事，不妨事。」過一會兒，一發下得大了，料是行走不成，只得回轉家中，吃了早飯，在草堂中坐著，兩隻眼睛呆看著天。這雨自早至晚，何曾住點。有一篇苦雨詞道得好：

雨兒，雨兒，下得好沒撻煞。又不要你插秧，又不用你澆花，又不等你洗面，又不消煎茶。急忙忙不住點，為著什麼？簷前

溜，緊一番，慢一番，細一番，大一番，刮得人耳朵裏害怕，心兒裏愁緒如麻。把個活動動的人兒，都困做了籠中之鳥。就是跨下個日行千里的馬兒，也討不得出腳。皇宮天子，你在何處閒耍。恨風伯偏不起陣利害的風兒刮刮，雨師呵，你費盡心力，有什奢遮，只落些兒咒罵。索性你下個無了無休，我到也無說話。只怕連你也有那厭煩的時節，這些濃濃淡淡的雲兒，少不得收拾還家。勸你雨師呵，何不早一刻收拾了罷。

趙壹那時恨不得取一根萬丈的竹竿，撥斷雲根，透出一輪紅日。又恨不得爬上天去，拿個幾萬片絕乾的展布，將一天濕津津的雲兒，展個無滴。渾家見丈夫晚飯懶吃，只是納悶，蓄得兩瓶好酒，打開暖下，把煮下的野味，搬來與丈夫吃。趙壹不覺吃得大醉，進房來衣也不解，襪也不脫，倒身便睡。直至四更方醒，抬頭已不聽得有雨，想是晴了。又捱一個更，窗上漸有些亮光，趙壹起身便去推窗看天，卻還是烏洞洞的，且喜雨卻住了。趙壹道：「這些害睡癆的，料還未醒，就吃了早飯去不遲。」忙催渾家起身燒湯梳洗，安排早飯。吃了飯，出門看時，又在下著濛濛的細雨，趙壹道：「這些狗毛雨，卻不濕衣服，怕怎地。」行上幾步，見地下十分泥濘，趙壹復轉身來脫了襪，套上一雙蠟底的腳履。走到東鄰西捨去拉他們時，一個個都不肯動身，道：「什麼緊要。拖泥帶水，跑許多路去，若果有野狐被你射著，此時正在害瘡，料不連夜搬去，忙他怎的。」趙壹見去不成，又悶了一夜。到第三日，天色清明。趙壹道：「今日料無推託了。」侵早先到各家去約了一聲，回家早飯過了，又去東邀西拉。有幾個老成的回不去，道：「這般半濕不乾的地下，讓你後生家走罷。」其餘眾人道：「我們跟大郎拿得狐精，卻來回話。」一行二十餘人，各執器械。趙壹當先領路，彎彎曲曲，走過了多少山坡，眾人已自走得個不耐煩，比及到了林子裏面，各處搜尋，並無半點血跡，原來被這日大雨沖沒了。趙壹也是這般解說，眾人那裏肯信，道：「這茂林之中，上有樹枝遮蓋，終不然雨沖得這般乾淨。就是血跡沖沒了，少不得他的穴洞也在左近，如今那裏有個影兒！」趙壹引著眾人，見神見鬼的尋覓了半響，只管走遠了去。眾人道：「呸！青天白日，打這樣鬼官司，我等不去了，轉去擾你的東道罷。」氣得趙壹啞口無言，到得村中，你也道：「趙大調謊。」我也道：「趙大亂說，清平世界，有什麼狐精狐精，則趙大便是個說謊精。」至今人遇說謊的，還說是精趙，又說是亂趙的，我們都為此狐精也。有詩為證：

妖狐拜月本為真，趙壹原非說謊人。

兩洗血跡無覓處，世間屈事有誰論。

趙壹回來，眾人都到他草堂上坐定，要他出來做東道。趙壹無可奈何，只得將渾家幾件衣衫，向解庫解些錢來，備酒與眾人吃。連幾個長老的都請來，眾人咬嚼了一番。臨起身道：「既擾了大郎，今後別人問時，我們便答應一聲有狐精也罷。」趙壹愈加不忿，從此更不提起射狐一節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被箭的牡狐，是個老白牝狐所生。那老狐也不知年歲，頗能變化，自號一個美號，叫做聖姑姑，在這雁門山下一個大土洞中做個住窟。這山東西兩峰突起，其高接天，北來南去之雁，都從兩山中間飛過，所以喚做雁門。這聖姑姑生下一牡一牝，牡的叫胡黓兒，牝的叫胡媚兒。原來狐精但是五百年的，多是姓白姓康；但是千年的，多是姓趙姓張，這胡字是他的總姓。當晚聖姑姑同媚兒在月明之下，講些丹術。只見黓兒拐著後腿，一步一顛，叫噪而來。到得土洞邊，便倒在地下打滾亂噪。老狐上前觀看，已知左腿上著了一箭，慌忙去拔時，這箭頭入得深了。落得痛苦，全不動彈。聖姑姑心生一計，叫一聲：「兒子忍痛著。」便屏一口氣，將牙關緊緊的咬住箭幹，用雙手把他的腿盡力一推，撲的一聲，這箭幹便離了皮肉，抽出來撇在地下。那牡狐卻發昏去了。原來這箭，剛剛射中在腿彎裏，筋絡已被射斷了兩條，又且捨命掙回，跑了許多路，如何不死。聖姑姑對著流淚，喚媚兒一同抬他到土床上放下，經兩個時辰方醒。這老狐也識得幾味草頭，煎湯洗治，全無功效。兩日之後，看看待死。正在悲傷，忽想起益州城中有個太醫姓嚴，諱名嚴三點。此人有起死回生手段。若求得他藥來時，有何虞哉。吩咐媚兒好生服侍哥哥，自己扮做有病的老丐婦，提一條百節竹杖，逕望成都府而來。只因這番，直教老狐平添一段的見識，重啟無限的事端。正是：

法是有緣終到手，病當不死定逢醫。